

## 草木为饰

◎马俊

田野仿佛一块巨大的绿绸缎,风来的时候微微抖动着,把季节的壮阔与自然的宏大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清晨的庄稼和草木散发出潮润润、青涩涩的气息,特别好闻。田野间散落着三五成群的孩子,男孩子们动如脱兔,女孩子们翩然如蝶,巨幅的绿色油画因此活了起来、动了起来。

这样的一幅画面,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。我在乡下长大,孩子们像乡间的草一样,在田野中自由自在成长着。庄稼长势正好,绿叶在不断叠加,绿意浓得化不开。红薯叶正是最蓬勃的时候,我们一群女孩子在叶子中间翻找着,寻找最大最长的那片。寻到自己满意的,连叶带梗一起掰下来,然后把叶片撸掉,只留下梗。修长而柔韧的梗,是可以做各种“首饰”的。

一根红薯叶梗在手,用手指一掰,“啪”一声轻响,梗便断开了,不过梗上的外皮不能掰断,要留着,很有点“打断骨头连着筋”的意味。就这样,左掰一下、从梗

皮处撕开,右掰一下、从梗皮处撕开,循环往复,梗皮始终不断,分开的红薯梗最后便自动成了一根“项链”,而且是绿玉串成的。这“项链”垂感很好,女孩们忙往脖子上一戴,然后美美地冲着同伴粲然一笑:“好看吗?”“好看!真好看!”

这就是我小时候戴的那些有草木清香的“首饰”。当然,红薯梗不仅可以做项链,还可以做同款耳环。两条长长的红薯梗耳环垂下来,人走一步它们便跟着摆动,有时会凉凉地滑过脸颊。戴着这样的耳环,觉得自己风姿卓然起来,甚至觉得“耳著明月珰”也不过如此。依次类推,还可以做手镯、脚链等,用同样的方法,简直是凡所能做,无所不做。用这样的植物首饰把自己从头到脚装饰一番,女孩子便以为自己成了仙子,浑身都是美丽的光。戴着那些有草木清香的首饰,不敢再疯跑了,就学着电影里千金小姐的样子,袅袅婷婷地走路。

这个世界上,美丽的饰品对女孩有天生的诱惑力。虽贫穷却聪慧的农家女孩,只能就地取材,做出充

满乡土气息的草木首饰,来装点美丽的年华。女孩子的爱美之心得到了满足,无限幸福。

除了做红薯梗“首饰”外,我们还有很多创意呢。富有野趣的大自然以及对美丽的渴望与追求,促使我们产生了太多的创作灵感。麦收之后,我们会用麦草编草戒指。小巧玲珑的草戒指,戴在手上滑润润的。记得那时候,我一个人躲在麦草堆里编草戒指。麦草的清香弥漫着,我陶醉在美丽的幻影中,还编织了属于自己的另外的梦。我们还会把野花采下来,做成花环戴在头上。色彩缤纷的花环,像一顶桂冠,让最平凡的女孩都有了公主范儿。

芬芳年纪,缤纷岁月,一切都是美丽的。乡间时光,自然风情,一切都是诗意的。因为心灵纯净,幸福很简单。那样单纯质朴的时光、那带着草木清香的岁月,远去了。

那天在网上看到有个女人用狗尾草做了一件礼服,她穿上后居然特别有范儿。我不禁笑了,或许她跟我一样有草木情结,希望心灵能染上草木自然的清香。



## 处处儿童 吹柳笛

◎李坤

东风解冻,百草回芽,又是春林渐盛万物醒、柳枝纳新绿的日子。

桃红柳绿,柳树永远是春天的主角。还没有到春深似海的时候,河边柳树每一枝细长的枝条上,都鼓出了稀疏的芽苞,第一时间向人间传递着春的讯息。

此时是做柳笛的最佳时刻,乡下孩子童年的春天,是在声声柳笛中度过的。几乎每一个乡下孩子都是制作柳笛的高手;而柳笛在手时,这些孩子们都是艺术家。

制作柳笛,时间把握最为关键。阳春之时,雨水频繁,柳枝的外皮与心木松弛起来,这时候是做柳笛的最佳时节。柳条刚一发青或者长出叶子都不合适,柳枝刚刚冒出嫩芽的时候才行。

柳枝的选择也非常关键。要挑一段筷子粗细、圆润无疤节的,这样的柳枝一般需要到树上去折。我们脱去鞋子、光着脚板,“呸呸”向手心使劲地吐几口唾液,双手对搓一下攀住树干,双腿夹住树干一用力,“蹭蹭蹭”像猴子一样爬到了树上。在枝丫上站稳脚四处观察一番,挑选合适的柳枝折几枝扔下。

做柳笛是一个技术活,一定要细心。把柳枝折口截齐整,再从齐整口向内两厘米处环切柳皮,把这段柳枝放在手心慢慢揉搓,边搓边拧,直到柳皮和木头分离。这劲儿一定要把握好,劲大了容易把柳皮拧破,劲小了又迟迟转不动,此时一定不能心急。

待到柳皮完全和里面部分彻底分离时,把松动的一圈圆筒柳皮取下来。接着,用小刀把圆筒柳皮两头再次切齐整,把一端捏扁,捏扁的两面用刀贴着柳皮削去外面的老皮。气流从捏扁的一头通过圆筒吹向另一头,便会产生“嘟嘟嘟”的声音。根据音色再调整捏扁的程度,经过几次调试,一个柳笛就做好了。这时候,把柳笛含在唇间,运气吹起来,随着一丝青涩的苦味流转舌尖,清脆美妙的柳笛声便划破了春日的田野。

儿时的我们哪里知道什么旋律,只是鼓着腮帮使劲儿地吹。粗一些的柳笛声音洪亮一些、细一些的尖锐一些、长的声音悠长一些、短的声音急促一些,不管什么样的声音,我们都认为自己吹出的声音是悦耳的旋律,感觉都是春天里最美妙的乐曲。

小伙伴们会三五成群,比一比谁的柳笛声音更动听、更洪亮,听一听谁的吐气最长久。如果再配上柳条编的帽子,那就更应景了。戴着柳条帽,雀跃着,柳笛跌宕起伏的声音响彻了整个童年。



## 故乡的杖头木偶戏

◎平步云

水绘园,寒碧堂。台上,木偶脚下生风,一转身一回眸全是柔情,一抬手一弯腰尽是生动,说不尽的可爱。技艺纯熟的演员略施粉黛,一手握住木偶的命杆,一手操纵木偶的手脚动作。他们目光炯炯,望向木偶的眼神专注柔和。步履轻快完成走位,演绎出一堂妙戏。

台下,男女老少坐得满满,啜着清茶,悠闲地赏着这精妙的木偶戏。

他们观赏的,正是我们如皋的杖头木偶戏。

木偶人的制作过程复杂,工序繁多。首先要挑选木头,常用的有樟木和梧桐木。随之进行开坯、定型、细雕、补隙、裱纸、磨光、刷泥、上粉、绘脸等十几道工序。雕刻木偶头时要注重五形(眼、口、鼻、眉、耳)和五骨(眉、顶、颧、额、颈骨)。各种木偶的面貌是不

一样的。譬如男性的耳朵会偏大一些,而女性的则比较小巧,基本上以点代替。

不同的人物形象也会用不同颜色区分,黑棕色服饰的大多是邪恶的反派,粉、蓝、紫色等明度较高的颜色多用于勇敢积极的正面人物,而身着白、浅灰等色服饰的,多为存在感较低的人物。

如皋杖头木偶戏的工序多样,融合了多方风格,造就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魅力。我上小学时,每年都有木偶戏作为“六一”汇演压轴节目。印象中的那几年是同一场剧目,大抵是少男少女一起战胜邪恶的情节。剧目简单,但往往惊艳每一届新生,而老生早已对剧情烂熟于心,于是绘声绘色、眉飞色舞地向新生剧透。

每当剧情到了高潮,正反派对决,孩子们总是格外激动,为正义的少年呼喊,急切渴望他们的胜利。

老师也不似平时一般严格约束孩子,而是静静地看着他们为正义发声,目光慈爱。就算是平日里最为严厉的老校长,竟也悄悄地坐在后排观看演出,放任孩童嬉闹。

杖头木偶戏不仅演得来儿童文学,吸引年幼的孩童,还能演出名著戏曲,令如皋的老人如痴如醉。我记得隔壁家的老爷爷最喜欢木偶戏了,每次一提到要去水绘园看木偶戏,他就激动得很。但很少有机会去,于是他空闲时常咿呀咿呀摆弄小木偶,偶尔配着音乐,随口就哼哼几句。他说木偶戏是如皋人的传统文化,不能丢。他时常望着木偶,像是在望着他的孩子。他或许就是热爱杖头木偶戏的如皋人的代表之一。

如今,木偶戏仍在水绘园里生机勃勃,但我曾经的小学校园中却不再回荡着曲声,小学弟学妹们再也感受不到我们当时的乐趣了。如皋杖头木偶戏,怎样才能被更多人熟知呢?